



疫情海外信息专报 (2020年6月18日)

1、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文称美国从东亚撤退的代价很高

6月11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其客座研究员彼得·派特里（Peter A. Petri）以及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高级研究员迈克·普朗博（Michael G. Plummer）联合署名的文章《美国从东亚撤退的代价很高》。文章称，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东亚国家在贸易合作方面正在向前迈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国家达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实质上是减去美国的 TPP，并且 15 个东亚国家同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是中国参与的一项巨大协议。到 2020 年末，这些协定将降低东亚与美国的贸易成本。根据该研究所计算，到 2030 年，美中贸易战带给全球的损失将上升至每年 3010 亿美元，CPTPP 与 RCEP 协议可部分抵消这些损失。通过加强东亚的区域经济，RCEP 协议将在贸易战中使该地区受益，中国、日本和韩国将成为新区域协议的主要受益者。从经济

和政治角度来看，美国从东亚撤退的代价似乎越来越高，美国的自我孤立将限制其在该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影响力。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us-retreat-east-asia-costly>

2、《纽约时报》发文称全球经济戒中国之“瘾”并非易事

6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题为《世界与北京“脱钩”不易，全球经济戒中国之瘾恐代价高昂》的文章，作者为该报记者达铭·凯务(Damien Cave)、本子·瑞驰(Motoko Rich)、杰克·尤因(Jack Ewing)。文章称，人们一直担忧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许多国家正因此试图减少与北京相关业务的接触。日本已拨款22亿美元帮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出中国；欧洲贸易部长们强调了供应链多样化的必要性；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国家已经采取行动，阻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收购因疫情封锁而陷入困境的企业；特朗普政府中的对华鹰派也继续敦促在经济上与北京“脱钩”。但是，实际做出生产和销售决定的是公司，而非政府部门，他们的考量要复杂许多，戒中国之“瘾”并非易事，中国的经济实力仍是避免全球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的最后希望。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15/business/china-decoupling.html?_ga=2.35058980.40521505.1592458474-2084325856.1511751040

3、大西洋理事会文章认为，在中国事务上欧盟是美国强大的合作伙伴

6月17日，大西洋理事会发表高级研究员朱莉娅·弗里德兰德（Julia Friedlander）的署名文章《在中国事务上，欧盟是美国强大的合作伙伴》。在本周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线上会议上，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Josep Borell）邀请美国就中国进行对话。文章指出，尽管美国可能怀疑欧盟是否有能力采取坚定的外交政策行动，但最有能力代表欧盟执行具有连贯的中国政策的人是布鲁塞尔的经济和监管专家，他们了解应对中国崛起问题的复杂性。在广泛的学科领域中，欧盟的技术官僚机构为美国的优先事项提供支持，并可以帮助制定必要的跨大西洋政策，以面对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并保护美国和欧盟的经济与安全利益。美国与欧盟之间关于中国的全面对话应该以专家为中心，致力于技术问题的合作，如捍卫资本市场的公平原则，包括合资企业和知识产权，加强关键技术的许可和出口控制等。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he-eu-is-a-more-powerful-partner-on-china-than-the-us-might-think/>

4、《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文称美国不能没有华为

6月17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表俄罗斯经济学家列昂尼德·科瓦契奇题为《美国不能没有华为》的文章称,不仅是美国商人,连反华鹰派人物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和汤姆·科顿(Tom Cotton)等政客也都担心,将华为纳入美国商务部黑名单可能会对美国公司产生负面影响。他们致函贸易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在信中强调,需要制定相关法律,以确保美国能参与制定5G全球标准。他们还提请商务部注意以下事实:制裁中国公司不应妨碍美国在制定国际技术标准方面的领先地位。文章称,终止与中国合作只会导致美国本身被排除在制定世界标准的过程之外,包括制定5G网络规则过程。现在美国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商务部解释说,那些在将华为列入黑名单之前可以未经许可与该公司共享其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的公司,现在可以与其中合作伙伴进行无障碍合作,但只限于国际标准的制定。

<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2006171031650907/>

5、《外交学人》分析美中社会对于新冷战的看法

6月18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发表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全球中国研究负责人陈懋修(Matt Ferchen)和高级政策研究员汉斯·马尔(Hanns W. Maull)的署名文章《美国和中国社会支持新冷战吗?》。文章认为,随着美中双边关系继续恶化,专家们似乎认为“新型冷战”是未来世界政治最合理的情况。但值得一提的是,美中两国人民如何看待这种新型冷战。作者指出,建立对新冷战持久而广泛的社会支持

绝非易事。随着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分裂，美国领导人放大对中国的敌意，以加强自身团结。但是，为新型冷战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的一个巨大障碍是：美中两国在商业、社会，甚至是文化上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即使他们的现任领导人坚定地将两国推向新的、长期的冷战式竞争，中国和美国社会也因此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怀疑。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6/will-american-and-chinese-societies-support-a-new-type-of-cold-war/>

6、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发文称与中国“划清界限”将是一场灾难

6月10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发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澳研究中心主任夏洛·阿姆斯壮（Shiro Armstrong）题为《与中国“划清界限”将是一场灾难》的文章称，如今，许多国家都涌现出两种相互关联的趋势，而这两种趋势可能会使世界变得更贫穷、更虚弱和更不安全。趋势之一是经济民族主义：鼓励当地生产、给国外投资制造障碍、缩减生产销售链甚至到了完全禁止过境的程度，比如朝鲜的解决风险模式。另一种趋势是，与中国划清界限，或经济上大大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作者认为，摒弃中国的自由贸易不是自由贸易。

<https://www.afr.com/policy/economy/economic-distancing-from-china-would-be-a-catastrophe-20200610-p5516s>

7、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文称未来十年美俄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极小

6月15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其高级研究员理查德·索克斯基（Richard Sokolsky）、尤金·鲁默（Richard Sokolsky）联合署名的题为《2030年的美俄关系》的文章称，由于美俄双方累积的不满以及在利益、价值观和全球秩序观念上的深刻分歧，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双方关系不太可能得到改善，也很难建立任何可持续伙伴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界对俄罗斯的全球激进主义感到不满，视俄罗斯为敌对行为体，并且这种观点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会占上风。同样，莫斯科的外交政策界也将美国视为对其国内稳定构成威胁的敌对力量。为了稳定关系，两国需要就分歧性问题恢复高层对话，美国的对话重点应该是：避免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发生美俄冲突，并减少偶发事件带来的冲突升级的风险；为应对军备控制的削弱和新军事技术的发展重新调整战略稳定性；合作防止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维护中东特别是波斯湾的和平与稳定；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管理美俄在网络及太空领域的竞争。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6/15/u.s.-russian-relations-in-2030-pub-82056>

8、哈德逊研究所发文分析美国在“灰色地带”的优势

6月16日，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权中心主任塞斯·克罗普西（Seth Cropsey）发表文章《我们可以保持在“灰色地带”

对敌人的优势吗？》。文章指出，冲突前的姿态、有限的挑衅、法律骚扰和网络攻击统称为“灰色地带活动”。作者认为，中国的军事演习变得越来越好战，考验着美国的决心，向区域竞争对手炫耀其军事能力，并向全球表明其垄断亚洲海上通道的政治承诺。美国军方，尤其是海军，已经意识到中国构成的独特威胁。由于中国继续利用网络、太空、灰色地带战术、法律和 5G 技术无限扩展战场，美国为了确保霸主地位，必须全力以赴。在灰色地带战术中，美国必须利用占有优势的技术手段，尤其是情报、监视、侦察和目标捕获（ISRT）能力。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151-can-we-keep-our-grey-zone-edge-over-our-enemies>

9、英国皇研所发文称 COVID-19 恶化了欧盟防务现状

6月17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研究助理爱丽丝·比伦·加兰德（Alice Billon-Galland）的署名文章《COVID-19 恶化了欧盟防务现状》。作者称，自2016年以来，欧盟一直在建立新的防御工具，以应对其边界不断恶化的战略环境，英国脱欧带来的挑战以及对美国安全保障的怀疑。COVID-19 破坏了欧盟防务政策的发展，阻碍了欧洲防务合作的长期潜力。一方面，COVID-19 可能会对欧盟防务经费产生两个直接影响：可用资金将减少，防务不再是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如果对大流行和随后的衰退处理不当，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欧盟防务所需的凝聚力。在跨大西洋关系紧张的情

况下，欧洲面临美中竞争的威胁，建立更加协调一致、有效和自力更生的欧盟，好处显而易见。此外，由于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成员国可以通过集中和共享稀缺的军事资源并利用规模经济获得更多收益。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covid-19-strengthens-case-eu-defence>

10、《外交学人》发文称加勒万河谷冲突对印度意味着重大变革

6月18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发表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核与太空政策项目主任拉杰斯瓦里·皮莱·拉贾戈帕兰（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的署名文章《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对印度来说意味着重大变革》。文章认为，加勒万河谷冲突意味着印度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战略的重大变革。此后，印度政府将面临压力，不再能够继续采取矛盾的、无承诺的外交政策，其企图踏足多个阵营的尝试可能会面临压力：印度对一些组织展现了越来越多的承诺，例如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已升级为部长级平台。但与此同时，总理莫迪在对不结盟运动多年视而不见之后，再次与其接触。虽然中印双方做出了试图建立更强互信的努力，比如在武汉的非正式首脑会议，但是作者认为，这些无法挽救双边关系，原因之一在于，虽然中印之间经济关系深厚，但是双边安全关系没有太多合作。这次危机可能会促使印度与“四边安全对话”、美国及其在印度太平洋的盟友建立更紧密的战略联系。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6/the-galwan-valley-india-china-skirmish-is-a-gamechanger-for-new-delhi/>

本期撰稿人：张雅婷、杨舒涵